

寰宇攬勝 · 四時遊心

AROUND THE UNIVERSE WITH WANDERING FOUR SEASONS SPIRITS

李重重現代彩墨的時空感性
Perception of Time and Space
in Lee Chung-Chung's Modern
Color Ink Painting

文 | 白適銘 (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教授)

圖 | 尊彩藝術中心



01

數百萬年來，在同一個宇宙蒼穹之下，自然世界透過演化，持續形成全然不同的物質體系，人類更因知識的快速成長與大量開發資源，營造空前榮景，現代文明已然成為征服自然的代名詞。然而，人類與自然萬物之間的關係，並非僅侷限於物質供需的層面，四時運行、八方移易之中，自然環境因氣候、溫度等因素之更迭，在生態、水文、地理等方面產生無窮變化，千百年來，啟發無以數計的哲學家、文學家、科學家及藝術家，藉以建立人類社會特有的歷史文化。

康斯塔伯 (John Constable, 1776-1837)，為 19 世紀英國著名風景畫家，在 1836 年的演講中曾說：

(自然) 向我們展示它自己的構圖，遠勝過人類技巧能做出的最佳安排。……繪畫是一門科學，應該把它作為探索自然規律的學科來研究。那麼，為什麼風景不可以看作是自然哲學的一個分支，而繪畫則不過是它的實驗呢？

對他而言，自然巧奪天工，即便是藝術家亦無法傳達其中奧妙，故而需要以自然科學的角度加以探索。他建議將風景視為自然哲學研究的對象物，亦即，風景在於反映人類對自然定理的深思與理解，繪畫只不過是此種探索、實驗過程中的工具而已。

在他人生的最終階段，更將該觀念提升至宗教層次，認

為自然界無處不見上帝啟示，「一切都像是含苞欲放的花蕾，充滿生機」、「我所看到的每一事物，無不表達了莊嚴的《聖經》中的句子：『我就是復活和生命』」(1819)。從科學、哲學到宗教，西方自然觀的意義，是一種以理性、知識為基礎，並不斷積累心靈精神廣度、深度的人文化結果。人必須從自然界中領悟上帝、真理，藉以了脫宿命。此種境界，與古代東方內斂而通達的自然觀遙相呼應。北宋理學家程顥在〈秋日偶成〉即說：「萬物靜觀皆自得，四時佳興與人同」，認為自然界蘊藏宇宙精義，人類唯有面對自我內在，始能參透箇中道理；而個人與群體，亦應建立四時運行般的和諧關係，民胞而物與。該句雖以文學手法加以表達，實則包含科學、哲學、藝術等不同層面的內涵，更可說是古來文人畫所刻意追求、具現的。

戰後，在台灣孕育、發展並獲致極大成果的現代水墨，借鑑 20 世紀西方前衛藝術形式、媒材，融合東方哲學思想、文學情境，跳脫過往數百年的傳統束縛，形塑華人美術史上最具有現代性的繪畫類型。李重重是其中甚為少見、且具有西畫學院訓練的女性水墨畫家。此種背景，反映 20 世紀初期以來「中體西用」思想在藝術現代化問題上的延續，她曾說：「中國畫必須注入現代觀念的內涵，才有希望；過去那些試驗性的經驗，我的確



02

受益很多，但現在做起來，倍感親切，也體會得深刻多了。」

中國畫的現代化必須具備「現代觀念」，透過對包含形式、技法、媒材、創作理念等在內的各種問題進行「實驗」後，始能完成。亦即，現代中國畫是一種全新的畫種，以呈現現代美感經驗及時代精神為其總體目標。

現代水墨，是否僅是「不西不中」的文化混種？其實不然。李重重認為一方面需表現「現代人的生活與情感」，與傳統劃清界線；另一方面又需借用「中國固有的精神與特質」，與傳統產生連結。對她來說，傳統中國畫「不是附著於自然的形貌，就是發自心中主觀的佈局」，缺乏複雜多元的造型觀念、色彩經營及材質實驗，復因因襲成風，導致停滯不前。然而，「中國固有的精神與特質」所指何義？她解釋，中國畫在現代生活中必須扮演「移情」角色，認為「工巧不如味拙，甜美不如清淡」，拙與淡是浮華虛飾現代社會最為欠缺的精神標竿。

1960年代末以來，李重重數十年如一日的現代彩墨創作，可以說是在此種兼顧現代與傳統的軌道中而被實踐

的。拙與淡，可以是審美準則，同時亦是科學理念、哲學思維及宗教精神，反映水墨藝術中複雜的人文關懷與生命情調。不論是山水、花鳥或人物，此種精神特質貫串其中，成為千百年來亙古不易的真理，故而說：「中國的山水是人文的，天地一體」，反映「詩情畫意的境界」，水墨藝術藉以傳達的，是一種比基督教復活觀念更為久遠的永恆精神，涵蓋東方人對天地萬物、山川草木、日月盈虧、四時八方等的觀察體悟，反映不同人文學科內涵的產物。

經年對自然萬物的飽遊饒覽，以及對四季風候的心領神會，已然成為李重重作品中最重要的外部生活體驗來源。為超越由形似、神似兩極所樹立的既有規範，李重重將色彩、造型、筆墨做為互為體用的元素，並在往返使轉、方圓點面、輕重快慢、似與不似等近乎直覺、實驗的行動中，形塑個人的藝術風格與美學特徵；同時，在活化「去巧甜、為拙淡」觀念的催化下，李重重致力於轉化有形宇宙物象，進入無形個人心象的領域，透過抒情感性方式對時間與空間進行沉思，重構傳統水墨已然失去意義的古典人文精神，傳達現代人身心眼的複合經驗，成就涵攝古今、跨足東西及兼容人我的「心景」巨蹟。